

竹雲題跋
壹

14
1475
66



門 4
號 1475
卷 66

道光丁未鑄

竹雲題跋

海山仙館叢書

昭和十五年
十二月二日
購求

1475
66

蘇文公詩集

蘇文公詩集

蘇文公詩集

竹雲題跋序

金石文字流傳最為奧蹟而考評題識雅不在多顧非好古而能察書者鮮克與焉康熙間翰林金壇王君竹雲工八灋酷嗜前賢遺墨所得金石刻一一鉤稽真贋手題掌錄必研審再三而後著於篇往予見竹雲京邸圖史左右其積帙至梁柁間者率古灋書也既同館相善每退直過從見竹雲昕夕丹鉛辨析窮苗髮不少置則進規曰子欲為張仲揚柯丹邱其人耶竹雲笑謝予曰人各有癖樂此不為疲也竹雲歿數十年人稍稍知

竹雲題跋序

海山仙館叢書

愛其手蹟并其題跋而哀集之者不一家家壽泉得而刻之凡四卷同里楊子竹坡復得其續成十卷校梓以傳抑顧寧人所謂同此好者繼而錄之者非歟昔孫莘老守吳興網羅僵仆斷缺於荒坡野艸之間莫不甄錄其墨妙亭石刻大半載王象之碑目而劉原父在長安其地多古簋敦鏡甗尊彝之屬愛其款識文字奇古因以攷知三代制度與先儒所說不同者予嘗惜吾鄉曹倦圃先生聚法書數十年自大禹岫嶼碑以下凡八百七十餘卷自爲表示後迄今散佚不傳一字曩曾舉似

竹雲竹雲顧不少懈使其得孫劉覽古之地輯而識之吾知其所得必有與歐趙諸人相頡頏者而豈僅此一刻再刻已也樂順居士錢陳羣時年八十有九

後再修三山樂賦武士趙則華初年八十有六
吾亦其世公亦與湖濱人賦賦而吾亦與湖濱人
不與湖濱人亦與湖濱人亦與湖濱人亦與湖濱人

竹雲題跋者虛舟王先生評隲其所臨摹碑帖以成書
而茗溪錢君壽泉爲之鈔板以行世者也虛舟以工書
名海內故能鉤元挾奧窺見古人精神之所寄而其辨
證史家之闕謬其用心又同於趙德父金石錄仿歐陽
集古之遺意而爲之故壽泉尤愛重梓以廣其傳夫以
虛舟好古力學而所著止此或疑其書不備然如曾子
固亦作金石錄五百卷而元豐類彙所載金石跋尾僅
存十五條則不必以未備之書爲不足傳亦在善學者
之取資已耳昔晦菴朱子少好古金石文自恨家貧不

多得出先世所遺益以已所搜不過數十種爲橫軸懸之壁凡循行卧起恆不去目以爲樂以壽泉之力加以好之篤而求之勤雖去古日遠其所積不能如歐陽氏趙氏曾氏之多然亦可繼虛舟著一編以自志其學古之所獲第壽泉以賢公子蘊經世學將膺百里之任凡士有一材一藝可引爲居官長民之助者吾知壽泉之愛重當必進於是而士之樂見收於壽泉者必多奇偉特達之材此其意予見魏叔子序曹氏金石表而移以遺壽泉倘亦壽泉之所不鄙也夫

乾隆丁亥八月長洲沈德潛時年九十有五

序	卷一	比干墓銅盤銘	比干墓題字	延陵季子墓題	秦詛楚文	婁壽碑
---	----	--------	-------	--------	------	-----

竹雲題跋目次

金壇王 澍虛舟著
茗上錢人龍壽泉訂

卷一

比干墓銅盤銘
 比干墓題字
 延陵季子墓題
 秦詛楚文
 婁壽碑

西漢五鳳題字

西嶽華山廟碑

曹全碑

鍾太傅薦季直表

鍾繇賀捷表

鍾繇調元表

吳天璽紀功碑

皇象急就章

王右軍樂毅論

晉王羲之蘭亭序

金剛王經

王右軍黃庭經

王右軍曹娥碑

曹娥碑別本

蘭亭二十種

定武真本

東陽本

國學本

上黨本

玉枕本

賈秋壑玉枕本

南宋重刻定武本

趙吳興臨本

以上八種歐陽派

穎上本

米氏袖珍本

洛陽宮本

婺女本

張界奴本

神龍本

良常于氏藏本

米元章臨本

宋高宗臨本

以上九種褚派

馮承素本

慈谿姜氏本

開皇本

以上三種別派

陸司議蘭亭詩

以上一種附見

定武蘭亭

宋揚蘭亭九字損本

穎上蘭亭

宋游丞相藏蘭亭三種

集聖教字蘭亭

卷二

王右軍十七帖

王右軍王略帖

唐僧懷仁集右軍書聖教序

王右軍快雪帖

王右軍裏鮓帖

王大令洛神十三行

王大令論謝太傅表

王大令桓山殘碑

索靖月儀章

楊義和內景經

梁瘞鶴銘圖

瘞鶴銘考

卷三

歐陽率更醴泉銘

虞永興破邪論序

歐陽蘭臺道回法師碑

褚摹蘭亭真跡

褚摹蘭亭

褚河南雁塔聖教序

褚河南同州聖教序

褚河南兒寬贊

褚河南文皇哀冊

褚河南隨清娛墓誌銘

魏栖梧善才寺碑

褚河南高士贊

唐朝散大夫陸柬之書

唐蕭瑀書

唐孫思邈書

王方慶萬歲通天進帖

李懷琳仿絕交書

孫過庭書譜

唐碧落碑

唐狄仁傑書

張九齡告

徐季海書朱巨川告

李陽冰謙卦

李陽冰殘字

唐經生書靈飛經

唐明皇紀泰山銘

唐明皇批答裴耀卿等奏狀

汝帖唐初四家

唐李德裕與表弟書

顏魯公中興頌

顏魯公宋廣平碑并碑側記

卷四

顏魯公東方朔畫像贊

顏魯公送蔡明遠序

顏魯公送劉太冲敘

顏魯公乍奉辭帖

顏魯公乞米帖

顏魯公與李太保乞米鹿脯馬病等帖

顏魯公劉中使帖

顏魯公論坐書稿

顏魯公祭姪季明稿

顏魯公告伯父稿

顏魯公奉命帖

卞氏所收偽魯公帖

懷素帖

懷素藏真聖母二帖

唐李紳告

李北海少林寺戒壇銘

唐歙州刺史葉慧明碑

唐李商隱月賦

楊少師神仙起居法

宋高宗臨蘭亭

米臨蘭亭

米元章顏魯公碑陰

米元章蜀素真蹟

祝京兆書

篆書謙卦家人卦

十種千文

篆書第一

臨元吳孟思集詛楚第二

隸書第三

臨文待詔隸書第四

楷書第五

臨歐陽率更楷書第六

行書第七

臨歐陽率更行書第八

草書第九

臨薛道祖草書第十

跋自臨皇甫明公碑後

竹雲題跋卷一	竹雲題跋卷二	竹雲題跋卷三	竹雲題跋卷四	竹雲題跋卷五	竹雲題跋卷六	竹雲題跋卷七	竹雲題跋卷八	竹雲題跋卷九	竹雲題跋卷十
--------	--------	--------	--------	--------	--------	--------	--------	--------	--------

竹雲題跋卷一

金壇王 澍虛舟著
若上錢人龍壽泉訂

比干墓銅盤銘

尚書云武王克商封比干之墓水經注朝歌縣北牧野有比干冢一統志云墓在衛城北十五里即武王所封或又云一在偃師唐開元中縣人畊地得銅盤徑二尺許有銘一十六字篆法奇古遂以為墓在偃師且據以為周武王封比干之銘三代文字古奧今此銘殊直遂

决知非武王語又其文或則釋云左林右泉前岡後道萬世之靈於焉是寶或則釋云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藏茲焉是寶彼此互異究竟不可識別雖有博雅君子可據何者是歟余以其字特古聊復精摹以存其舊

比干墓題字

比干墓題字水經注云朝歌縣牧野比干冢前有石銘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今石斷闕止存其四而墓字復不完世傳以為孔子書按隸始於秦孔子時不應有隸

書故秦觀以為是唐人筆愚意此四字筆力峭古唐人所不能及當是秦漢時書古人云買王得羊吾願已足即非孔子猶得秦漢較之三代彝鼎為孰重歟

延陵季子墓題字

延陵季子墓題字世傳以為孔子書故淵明季札贊有夫子戾止爰詔作銘之語張燕公謝碑額表亦云孔篆季札之墳秦存展季之壠據此則此十字信為孔子書李陽冰學嶧山碑得此而后變化信不誣也但淳化所收字小而延陵石刻極大一書而大小不同如此故歐

陽公謂孔子未嘗至吳此十字必非孔子作然篆法敦古卽非孔子亦決不是漢以後人書淳化所載一十二字乃後人因此碑縮成小字又於有吳君子之五字外妄增七字筆力短弱其非孔子書決矣張司直云舊碑湮滅元宗命殷仲容摹搨今此碑正仲容所摹余稍加收束令就吾尺幅取便裝冊若其字勢固不敢分毫增減也

劉昌詩蘆浦筆記云孔子書十有三字內有吳君子之五字與此碑字畫如一或者後人衍此題墓上按十字

碑唐元宗命殷仲容摹搨大歷中蕭定重刻於石張從申碑跋可證閣帖刻于宋太宗淳化中遠出十字碑後謂閣帖縮取此碑則可謂此碑衍閣帖可乎又閣帖僅十有二字此誤以謂十三本不足置辨聊復書之以當一笑

秦詛楚文

詛楚文世有三石董廣川云初得大沈湫文於郊又得巫咸文於涓最後得亞駝文於洛其辭盡同惟所以質於神者則隨其號以異此其祀巫咸文也歲久刊弊廣

川氏據舊本補完之余借得錫山秦氏所藏文待詔本與絳汝二帖所刻校勘毫髮不異因據文氏本摹之筆法簡古在大小篆之間其篆法將變時書歟

西漢五鳳題字

金開州刺史高德裔題記云明昌四年詔脩孔聖廟靈光殿基西南三十步土中得此石石側有文曰五鳳二年者漢宣帝年號也曰魯二十四年者餘孫孝王時也世所傳隸書多是東漢其在西漢僅此一十二字耳隸法樸古真無上太古此書中之落月晨星也

按德裔題記以此書爲石朱竹垞曝書亭集則云五鳳二年塼一凶嵌曲阜孔廟前殿東壁篆文一行志塼埴之歲月則又以爲塼又其書極古質今雖模糊然斷是隸不是篆竹垞竟目爲篆皆不可曉豈竹垞得之傳聞故誤乎然篆隸之不同較然可辨而亦誤稱何也他日有曲阜人來爲塼爲石當執而問之

婁壽碑

漢婁元考碑宋時在光化軍乾德縣歐陽公自夷陵貶所再遷乾德令以墓在穀城界中遷碑還縣立於勅書

樓下光化今爲湖廣襄陽府不知元考此碑亡自何時
隸釋云題額有元儒婁先生碑六篆字碑陰可見者五
十四人湔滅者四人余在京時從何義門先生借摹正
文一本額與碑陰均未見也前人論隸書云方勁古拙
斬釘截鐵自谷口出而漢法大壞不可不急以此種救
之

西嶽華山廟碑

碑以嘉靖二十四年地震毀去世間傳本甚少曩在京
師從商邱宋蘭暉檢討齋頭得睹湯堂冢宰所藏宋本
卽王徵君山史所得之郭允伯者文甚完好唯未行闕
一兩字耳蘭暉藏古甚富有皆以事質於人此碑獨愛
惜之弗忍去余欲從蘭暉借臨靳弗肯去年秋客廣陵
西唐高山人雙鉤一本遺余余得之喜遂精意摹此本
徐浩古蹟記以碑爲蔡中郎書漢碑多不載書者名氏
徐浩之語必有據依或可信也碑末卽遣書佐郭香察
書款世遂以爲郭香察書顧天山云蓋一人市其石一

人察其書乃察涖他人之書非郭香書之也然愚意郭香書佐耳何敢察涖中郎之書所云察猶今所云校書書當時緣是中郎書特矜重故於刻時更遣一人校勘其合否耳以其矜重故載此款并勒石始末丞掾諸人名氏盡載之漢碑所未有也朱竹垞先生稱此爲漢隸第一此可信矣

曹全碑

曹全碑出自萬厯間今在西安府郃陽縣蓋全爲郃陽令時三老故吏等所爲刻石紀功者也余在京師時得

初斷本五以其四分餉友朋而獨存其一正文完好無闕唯碑陰闕一兩字耳碑陰凡五十七人顧荅漢碑目僅稱五十六人當由處士歧茂標列碑陰上方榻本偶未之及故僅以爲五十六耳

漢隸有三種一種古雅西嶽是也一種方整婁壽是也一種清瘦曹全是也西嶽婁壽石刻已亡獨曹全完好無闕三碑旣足槩漢隸又皆漢碑所絕少故余所臨止此三碑也

鄭汝器隸書絕有名於時要只學得曹全一碑耳世人

耳食見汝器書竟如伯喈再生一涉方整便目以爲唐而厭棄之實則漢唐隸法體貌雖殊淵源自一要當以古勁沉痛爲本筆力沉痛之極使可透入骨髓一旦渣滓盡而清虛來乃能超脫故學曹全者正當以沉痛求之不能沉痛但取描頭畫角未有能爲曹全者也汝器作書多以弱豪描其形貌其於曹全亦但得其皮毛耳僕嘗說歐褚自隸來顏柳從篆出蓋古人作書必有原本曹全碑者褚公原本也今觀聖教序有一筆不似曹全碑否細意體之見古人一點一畫定有據依方知下

筆之不可草草也

鍾太傅薦季直表

鍾太傅薦季直表自唐以來未之有聞宋時博雅好古如黃伯思亦未之及至元九年分湖陸行直始得之屬鄭明德袁仲長爲之題記至明宏正間題句綮綮於是薦季直表遂爲無上太古第一名跡矣嘉靖時歸錫山華氏刻真賞齋帖中後爲大吏脅取以獻分宜嚴相國嚴敗沒入內廷後復轉落人間爲王弇州所得反復轉徙至康熙中入真定梁相國手雍正三年雙峰年太保

入觀還過真定此卷遂歸于年未幾年敗又沒入矣老友蔣拙存在秦中得見真蹟精摹以南自喜爲平生第一希遺余未之見僅從真賞齋本摹取之復以未當意毀去今更精摹此本似畧得太傅手意太傅賀捷表幽深變化奇絕一世此表在賀捷表後益更精微益更淡古蓋其晚年融釋脫落渣滓盡去清虛真味有如此也祝京兆指爲焦季直直誤認侯字耳不足一笑也

按魏志武帝建安四年遣劉備追袁紹備至邳遂殺徐州刺史舉兵屯沛五年春曹公自將東征備破之表所

謂王師破賊關東者是也武帝凡三改元惟建安歷二十五年帝之征備在五年故云建安之初也八月袁紹進臨官渡曹公與紹連月相拒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公謂運糧者却十五日爲女破紹不復勞女矣表所謂三軍饋饗朝不及夕者是也公之破紹在延津官渡之間然皆在許之東又因東征備轉戰而北故畧而言曰破賊關東也志不稱運糧人者當由書法所不暇及如表所稱當卽季直也後銜稱司徒東武亭侯按鍾繇傳繇以說催汜等功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尙書僕射封東武

亭侯尋表繇以待中守司隸校尉曹公征關中得繇爲
資表爲前軍師魏國初建爲大理遷相國文帝卽位改
廷尉封崇高鄉侯遷太尉轉封平陽鄉侯終操丕兩朝
繇未嘗爲司徒疑不能明也史書往往多誤失實此或
史誤亦未可定

鍾繇賀捷表

唐摹鍾太傅賀捷表後列銜名乃開元五年所題署袁
昂論鍾書有十二意外巧妙此表用筆一正一偏脫然
畦迳之外與世所流傳本不類信可謂幽深無際古雅

有餘鍾繇隸意未除此又鍾書之最近隸者歐陽公集
古錄謂表稱戎路兼行履險冒寒曹公以建安二十四
年冬軍于糜陂曹仁徐晃破羽後未嘗出履險冒寒之
語可疑表又稱關羽已被矢刃據三國志羽圍曹仁於
樊爲仁所敗而走後爲吳兵斬於沮與此帖不同按魏
志是年十月曹操自漢中還洛陽孫權上書乞討羽自
效王軍糜陂至正月始還操本欲十月還洛以權乞討
羽遂至正月乃還表所謂履險冒寒者是也是年閏十
月曹仁徐晃破羽走之十二月權始殺羽表稱關羽已

被矢刃者謂羽已爲曹仁等所破乃賀其破羽非賀其殺羽也又魏志稱是年九月相國鍾繇免故十月賀捷有臣以無任不獲扈從之語而後銜但署南蕃東武亭侯不稱太傅也蕃集韻蒲糜切地名前漢地里志注邾國也讀作蕃鍾之蕃誤凡此皆本黃長睿東觀餘論以其詞繁而未能盡故更著之

魏鍾繇調元表

世傳鍾太傅表凡四季直力命賀捷宣示皆絕烜赫有名者此調元表宋時潭絳等帖皆有之而潭帖刻自唐

貞觀摹本尤爲真正太傅變隸爲楷其書仍具隸法翫此尤信

吳天璽紀功碑

吳天璽元年紀功碑在今江寧府學舊在城南天禧寺門外宋元祐六年轉運使胡宗師移置漕臺後圃不知何時又移入學中也其石面濶旁狹文四面環之而虛其旁之一一石三段首段文五字二十一行次段文六字十五行三段文二字九行斷裂不可讀所存字全者一百九十一半者二十有二都二百一十三字按吳志

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璽長一尺廣三分上刻有年月字于是大赦改元天璽元年開臨平湖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上刻作皇帝字秋八月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石室所在表爲大瑞於是改元大赦以明年爲天紀元年總孫皓在位一十六年凡八改元言符瑞者累累矣不數年而王濬入吳國隨以滅天發神讖果何有哉人事不修而好言符瑞者此足爲炯

戒矣書法鈿厲奇崛於秦漢外別構一體然是篆書之變褚河南聖教序題額實學此書董廣川以爲本漢隸黃長睿以爲若篆若隸字勢雄偉至楊東里竟目爲八分書朱竹垞亦以爲在篆隸之間皆非能知皇象者也至關中郭允伯以爲牛鬼蛇神直斥爲牛腹書尤妄誕可笑古人篆法爲體各殊不可勝紀小篆特其中通行之一體此碑必古有是法而象則之亦猶夏承碑之於隸中別構一體耳去古既遠見聞淺薄以己所未喻指訾古人不亦過乎金陵瑣事謂是蘇建書顧起元以爲

其文乃東觀令華覈作皆不知何據

按宣和書譜皇象字休明廣陵人官至侍中工八分篆草初學於杜度作章草文而不華質而不野沉着痛快世以書聖稱晉葛洪曰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時之絕今劉岑諸書皆不復可見唯象書僅有一二存者此書如龍蟄起盤屈騰踔一一縱橫自然比於江瑤蝤蛸蚌信爲味中珍品然不可多食恐發風動氣此碑亦然學之不成便墮惡道此不可不知也

皇象急就章

秦兼天下丞相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漢興司馬相如作凡將篇今皆不傳於世獨黃門令史游急就篇在耳顏師古序所載尙有皇象鍾繇衛夫人王羲之等所書今亦罕有存者宋時葉夢得石林集尙載皇象索靖兩家今俗流傳亦復寥寥矣海寧陳氏玉烟堂所刻不名何人書玩其筆法與官帖所載皇象文武帖正同夢得所謂規模簡古氣象沉遠猶有蔡邕鍾繇用筆意者此其近之幼安秀

勁故當別是一格章草自唐以後無能工者而皇象書跡尤少故悉心臨寫以示後昆

王右軍樂毅論

官奴大令小字右軍潛於其後掣其筆不脫故書此以示之緣是庭訓故筆法端謹爲右軍楷跡第一貞觀十三年勅馮承素等勾摹六本分賜長孫無忌等諸人終宋之世唯存高紳學士家海字不全本耳明季收藏家乃有唐摹二本一貞觀六年褚遂良奉勅審定一則新安吳用卿所藏褚本在涿鹿馮伯衡家端謹有餘頗乏

勝槩惟吳氏本筆勢精妙似柔而剛似謹而逸邢子愿所謂既純且綿亦溫而栗者信爲得之宋僧希白潭帖所刻與吾家鬱岡吳氏餘清兩刻可謂唯妙唯肖余臨此風力亦正不減也

王右軍黃庭經

武進唐荆川先生藏右軍父子小楷兩種大令十三行今尙在唐家其六世孫薊門宗伯球圖守之非好古深識人不以示也黃庭經向爲莊丈雲襄所得雲襄歿其子畱相貧不能存遂以質米於人汪生中立爲余贖取

寄至京師遂爲余所得玩其筆法柔閑蕭散神趣高華
迥與世俗流傳本不相類自當爲天下黃庭之冠余臨
此凡易數紙乃就稻兒觀之當知老夫一段若心也

王右軍曹娥碑

孝女曹娥碑元文宗以墨蹟賜鑒書博士柯九思上有
宋高宗跋但云晉賢書曹娥碑不名右軍而文待詔稱
越州石氏所刻古雅純質不失右軍筆意則又目以爲
右軍迄無定論余嘗說論晉唐小楷於今日但須問佳
惡不必辨真偽數千年來千臨百摹轉相傳刻不惟精

神筆法全失并其形模亦盡易之故求大楷於唐人碑
碣雖斷蝕之餘僅有存者猶見唐人本來面目若求晉
人小楷於今之類帖腐木溼鼓了乏高韻豈唯不得晉
并不得宋如此碑正不必定目爲右軍但得古雅純質
如宋越州石氏本雖目爲右軍可也

曹娥碑別本

此與元本字跡不同文亦小異未知何人所摹或目爲
李北海疑未敢信也元本肅括此書縱逸故有北海之
目然晉唐小楷至今日百無一真者但令不失古法便

足愛玩正不必硬差排一人以爲證也此本廿年前曾於毘陵市上見之以貧故未能得去年九月從同年程午橋太史處再見如遇故人因借摹一本

蘭亭二十種

金華王禕云蘭亭自唐以後分爲兩派其一出於褚河南是爲唐本其一則出於歐陽率更是爲定武本定武唯一石至宋南渡後士大夫家有一刻遂至多不可稽褚本當時摹搨極多流傳最廣故古本今刻亦往往各異自歐褚盛行而趙模馮承素諸家摹本皆於是單微

矣余就所見歐得八種褚得九種歐褚以外別派僅得三種蘭亭變態大畧已盡日用宣德牋精心摹勒合爲一卷以示兒孫孫依吾學之便是承顏順志之孝子矣所臨各種序列如左

定武真本

蘭亭摹搨始於隋之開皇唐文皇見搨本求真蹟真蹟乃出命廷臣臨摹分賜諸王大臣選逼真者得歐陽本刻置禁中所謂定武本者是也宋南渡後家刻一石真贋不分故朱子有聚訟之譏余來京師垂十年所見宋

午雲思足卷一
三
揚數十卷皆是南宋時覆本唯程孟陽張朴村所藏的
爲真本雖剝蝕已多而再三研玩妙不可尋字中有韻
字外有神腴而不膩清而不浮變而不佻莊而不滯唐
文皇所謂烟霏霧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跡似奇
而反正唯此得之余臨他卷往往落筆輒得獨此凡五
易紙猶未肖其髣髴信定武爲天下妙也

唐文皇得辯才真蹟命歐褚二公摹賜諸王大臣既稱
勾摹不應歐褚異同若此余以定武正本反復玩味始
知歐之與褚格律不同淵源自一余嘗論蘭亭之有定

武猶十二律之有黃鍾雖互相損益以成變化要未有
能過黃鍾者細研定武本始知崑崙爲萬派之原河南
妙腕猶爲所蓋東陽以下皆其支流矣後壬寅九月十
四日從儼齋大司農借觀趙子固落水蘭亭始知孟陽
樸村所藏猶非真正定武然益攀躋無路矣把玩竟日
愴恍久之

東陽本

宋理宗所藏百十七種其一集十三刻第一爲舊梅華
十二爲新梅華今東陽何氏本石裂爲二號三段石世

所稱梅華本者是也但未知其新舊何居耳吾友淳安
蔡如文翰云曾至東陽親見此石質堅如玉字裏塗金
何氏子孫各執一片冬至祠祭已乃會爲一處搨數本
以傳其矜重如此余謂此刻乃南宋定武覆本決非原
石定武全具右軍筆妙此則但有歐法定武衆妙俱來
仍一妙未罄此則一已無餘衆復何有辨定武者正須
於此具眼

同年洪瞻仁爲江西泰和令得楊東里先生所藏四種
第一種爲鄭清之家本蓋卽重摹松圓老人九字損本

者第二種卽何氏本而尙未斷裂欲取之不可得爲之
惘惘

國學本

國學本明初出天師庵土中比定武本短二寸許字亦
差小而瘦然精神意度奕奕動人勝東陽本遠甚今在
大成殿東廡余嘗親詣其下手搨數紙細玩筆意往往
時露趙法定爲吳興手摹後見周錫圭上黨本跋語先
得我心爲之拊掌

楊東里亦以國學本爲吳興所摹與余見正合甚快

上黨本

有明熹廟時上黨長治令耆海來從縣治東偏土中得此石筆法圓勁風神清朗蓋亦南宋佳刻的爲定武之子周錫圭贊以爲水流雲行鸞翔鳳翥信矣

玉枕本

玉枕蘭亭有三本其一見太清樓帖序云唐文皇使率更令以楷法摹蘭亭藏枕中名玉枕蘭亭其二則宋政和間營繕洛陽宮闕內臣見後有役夫作枕小石有刻畫視乃蘭亭序只存數十字其三則賈秋壑使廖瑩中

以燈影縮小刻之靈壁石者今洛陽宮本不復可見率更秋壑兩種猶有存者往在淮南從友人周白民借得玉枕宋本比秋壑本高下如一而行列較寬字亦較爲清瘦豈卽率更本耶又金華王禕玉枕跋云河南始縮爲小木或謂率更亦嘗爲之今此本清和淡蕩正與定武宛合不似河南還當以率更爲正余曩以油牋摹得一本攜來京師念不可再得將復精摹藏之篋笥

賈秋壑玉枕本

文待詔云賈氏刻有二石字畫大小皆同其一有秋壑

珍玩印章右軍作立象而鬢心其一坐而執卷左有賈似道小印豈當時得率更遺墨而刻一石鐙影縮小者又一石即余所見閩中蕭氏所藏石乃坐而執卷者所謂福州本是也此石向在金壇余曾手搨數紙今被勢家所收不復易得矣

新安汪博山云藏有立象宋本特精妙而末由得見寶應喬介夫有一卷與秋壑本微有不同疑是立象本而失其象無從考鏡亦一段恨事也

南宋重刻定武本

此本乃淮安程有懷同年所藏會字闕亭字羣字不全蓋亦南宋覆刻定武本而純用禿筆與定武又微有不同趙吳興所云右軍書蘭亭是己退筆此可徵也

趙吳興臨本

趙文敏喜臨蘭亭平生凡數百本余所見真蹟唯獨孤所藏定武正本後有文敏十三跋跋中臨得一卷與今快雪帖中所刻字畫一同今古迴絕同年繆二文子處尙有俞紫芝所臨亦至佳惜被其弟武子攜之而南不能借摹爲之神往子昂平生得力全在蘭亭故其所臨

獨為得髓然亦不免稍縱時露我法矣

以上八種歐陽派

穎上本

蘭亭兩派一為歐陽一為褚氏歐陽獨有定武褚氏首推穎上董宗伯目穎上為米所臨正恐未然米雖天才超軼而一種清和廣大韻度故當遠遜前良非河南妙腕焉能到此余曩得初搨視今本少肥特為精妙五年前為吾友方貞觀取去惋惜至今河南摹本最多要無出此上者李伯時云柔閒蕭散神趣高華風流天成非

學力可到惟此得之

米氏袖珍本

米元章得褚摹黃絹真跡對紫金浮玉裁為袖珍手裝成卷者即此是也其先為蘇太簡所藏裝于天聖丙寅用忠孝之家印鈐識之後歸米氏鑒定為褚摹真跡第一有明景泰間歸吳中陳祭酒緝熙陳好勾摹遂搨數本亂真而分綴宋元諸跋以便售利明季董宗伯得一本後有范文正王堯臣米元章父子等跋以五百緡質於海寧陳氏掣去盛字以下六行共三十五字以示必

收取之意後竟不果故玉烟堂所刻遂闕六行海寧查氏重摹一石以他本補之蘭亭雖非真跡而刻猶娟秀要是時本之可觀者

洛陽宮本

唐文皇以褚摹本賜高士廉于洛陽宮前有御書兩行後有臣褚遂良四小字款比河南本筆法不殊風神又別向藏涿鹿馮相國家刻之快雪帖中格韻清朗自是近刻佳觀也

婺女本

此宋丞相游景仁所藏百種之一首闕永字後有貞觀八年遂良摹七大字款蓋當時奉命摹搨進御之外必有自臨別本進御唯恐不似則規摹做法勝於意自臨則心閒手敏意勝於法此卷別有法外之意格韻又微不同款字大書又不稱臣決是自臨別本

張界奴本

此亦褚氏摹本比之穎上特為沉雄縱逸有明神廟間藏新安吳太學用卿家刻于餘清帖中惜刻手不精全乏神采要之褚公筆妙故非凡庸所能抹殺也

張界奴本滄桑後入真定梁相國手刻秋碧堂帖中摹
搨之工頗勝吳氏余從崑圃黃奉常處見之惜未由搨
得也

神龍本

珊瑚網云襖帖在唐貞觀中舊有二本其一入昭陵其
一當神龍中太平公主借出摹搨遂亡余所得毘陵董
侍御玉虬宋本前有神龍小璽後有褚氏印章搨法精
良紙墨皆古比他本高半字字亦較大勢極縱宕郭天
錫稱為字法邁逸墨彩艷發奇麗超絕洞心駭目良非

虛語往在毘陵見新安汪氏所藏褚摹黃絹真蹟與此
正同以余篤好之遂為奴子竊去竟失所在可惜也

良常于氏藏本

此吾邑于氏藏本因向之痛夫文六字雙勾第九行闕
董文敏以紅牋補之江上篔在辛跋為定武前者非也
此皆神龍褚本耳細按筆法無不合同唯闕六字雙鈎
為異廣陵李都諫書雲為于氏館甥得于藏四世矣今
其曾孫建侯攜來京師日從借摹之已遂為有力者售
去不可復見惋惜何已

頃見宋丞相游景仁所藏一本六字雙鉤與于本一同而更清明有神采蓋卽于本之佳者以索值過昂不能得可惜可惜
此皆米元章臨本
此吾家損菴先生所藏宋本十種之一中闕七字不名何人所摹筆法清圓飛動特爲超特非是褚公自運卽爲米老所臨細玩其波戈趯磔雖極自然要自倣詭還當以米爲正

宋高宗臨本

陸放翁老學庵筆記云史丞相言高廟嘗臨蘭亭賜壽于達邸後有批字云可依此臨五百本來看蓋當時兩宮之篤學如此此本乃臨賜向子諲者行列較寬字尤秀腴中闕五字朗字月中闕兩小畫蓋臨褚本亦游丞相所藏百本之一也

以上九種褚派

馮承素本

承素臨本他無所見惟見家損庵先生鬱岡帖中變化倣詭如千丈游絲獨裊空際頃刻百變或以爲元章所

臨故作奇麗以驚俗眼余謂米老作書飛動有餘瘦勁不足此卷純是一片清剛之氣冰結所成非歐非褚別成一格決非米老所到與楊義和黃庭內景經正相似有鼻孔人定不向人言下轉也

慈谿姜氏本

慈谿姜西溟前輩得舊刻蘭亭一石兩面皆集聖教序字所成西溟題爲唐刻褚本非也南渡後俗尙定武家刻一石幾數十百本好事家出奇破格爲蘭亭別開生面當時懷仁集聖教序以蘭亭爲宗極此集蘭亭以聖

教爲宗極輾轉相做愈遠而愈失真觀其刻法殊嫩而弱不及聖教遠甚西溟好古而過向上擠排正恐未爲定論兩本一肥一瘦細玩筆法大致相同故獨存其肥者

開皇本

此海寧陳氏所藏字類定武而少肥大中間合縫處僧字上有騫異兩字乃滿騫朱異合縫款定武所無蓋開皇本也余臨禊帖先之定武以求其正中之顛上以盡其變終之開皇以還其本千變萬化不離本宗跂想前

良風流如觀心慕手追烏能已已

頽上變化似定武而雄厚不及開皇適古似定武而淵
渾不如大而化之無所不有其唯定武乎

以上三種別派

陸司議蘭亭詩

褚河南右軍書目永和九年二十八行詩二十二行共
五十行今右軍詩不可見所傳者獨序耳宋淮海桑世
昌蘭亭博議中載陸柬之蘭亭本又引王氏金石錄云
五言蘭亭詩四十二行今柬之蘭亭亦不可見獨五言

詩得睹宋游丞相所刻全本近今戲鴻餘清諸刻不同
以其難得特臨以附蘭亭之後

以上一種附見

宋理宗收集蘭亭已一百十七種丞相游景仁亦得百
種理宗所藏今俱進入內府無從得見獨游丞相百種
往往散落人間余來京師垂十年所見凡十餘本不免
好惡雜出良由當時意在博收不暇決擇故耳然雖擇
之不精而細玩筆法亦各自有可人意處董宗伯言蘭
亭無下拓信解人語也余所臨雖僅二十種而少有不

不字是此卷一
三
愜輒便廢去凡經百易乃始定之其有未曾到眼者且
從闕略以俟他日更補未知於古何如然用力亦可謂
勤矣稻孫其好收之母爲蕭郎所賺也
是卷始於戊戌之三月暨庚子正月乃始畢工計此時
稻孫才三歲耳未親筆硯便圖書此授之爲計太早獨
計吾髮已種種矣失此不書後將弗及非爲兒早正恐
余遲耳今稻兒已七歲頗能執筆每引筆作長畫雖徑
尺輒端若繩他日果能學父書知老子三年辛苦未必
爲過計也

雍正元年夏五月客有持秦玉印來者上爲九連環子
母相屬母印徑方寸厚如之文曰秉萬福健無極子印
方八分厚亦如之文曰壽昌子母俱覆斗紐紐旁刻細
螭文色黃黑精古可愛希世之珍不可易得因印其文
於卷首

自余來京師於今二十年所見定武正本凡六卷一涿
州馮相國所藏趙松雪十三跋本二崑山徐相國所藏
賈秋壑本三同年繆太史所藏榮芭本四關中王山史
所藏宋仲溫本五佟太保所藏范文正公本賈趙宋三

本皆五字已損者榮芑本雖五字未損而搨法未精不免如輕雲之籠日范本搨手精良遠出前四本上而泥爛特甚損失殆半皆不得爲全玩唯華亭儼齋司農所藏趙子固落水本雖亦不免少剝然五字俱全且拓法較善爲定武本第一坐卧其下真覺無美不臻而筆痕墨跡無所不化顧懷仁所集聖教爲覺具體而微虞褚顏柳諸公皆各以其資之所近得其一體耳備記於此以志余之追摹雖未能擬其萬一而所見之廣亦足爲平生一快事也

往在淮陰見程太學霞起所藏大令銅印文刻九鼎第九鼎中有獻之兩字精古特絕余家系出羲獻此印宜以歸余然中心藏之未敢言也壬寅秋聊復作書求之則云已贈中州友人矣遂絕意不復問既踰年而霞起復索還見寄寄到日余此卷適裝成豈亦有數存其間耶爰印於卷端以誌一時遭逢之幸

定武蘭亭

定武本在汴宋時猶不甚重之黃山谷以爲不失右軍遺意於是始見寶愛南渡後一本索值數十百緡趙彝

齊至破五千金購一本於盧宗邁提點還至昇山舟覆
落水大呼蘭亭在此餘無憂矣於是遂題此帖爲落水
蘭亭題曰性命可輕至寶是寶此臨落水本第七卷在
華亭大司農公家雖字畫不免少刻然比之他本則此
不過如輕雲之籠日猶未覺甚也余見定武正本凡七
卷以此爲長維時吏事荒忽日屬老友蔣拙存用白宋
牋窮日之力精摹一本細意對校無毫髮差失藏之篋
筭五年於茲矣今年三月三日適當脩禊之期日色暝
晦獨坐北窓殊無意賴乃齋心滌慮臨此一卷亦脩禊

之一法也

宋楊蘭亭九字損本

此松圓老人所藏松圓鑒爲定武正本義門何太史亦
據以爲信余從儼齋大司農公處得趙子固落水蘭亭
細意相校始知此本猶非真正定武乃是南宋覆刻桑
澤卿蘭亭博議所謂九字損本者是也同年洪瞻仁令
江西泰和得楊東里所藏四種以金華鄭清之本居首
與此正同而氣象之雄厚筆力之古雅不逮遠甚乃知
此爲鄭氏祖本其重摹者尙足凌跨一切况祖帖乎余

所藏諸蘭亭雖乏真正定武而此帖之去定武直未達
一間耳自當爲諸本之冠

穎上蘭亭

蘭亭自北宋至今皆重定武獨至董思翁始爲思古齋
吐氣以爲各本皆出其下允爲千古精鑒獨其謂是米
南宮所摹恐不然昔米南宮得褚摹黃絹本裁爲袖珍
手裝成冊者與此正同今爲海寧陳氏所藏較然可考
則此卷的爲褚蹟無疑也人謂穎上縣有井夜放白光
如虹亘天縣令異之乃令人探井中得一石六銅罍其

說亦頗神怪可喜庚寅秋余下吳門何義門屺瞻先生
爲余言董說弔詭無實因出楊東里集示余中有思古
齋帖一跋云穎上令某餉以二本當時東里已有此帖
則非至明季出自井中又可知也米南宮稱褚摹本轉
折毫鏗備盡與真無異爲天下蘭亭本第一此本不愧
斯語自南渡來士大夫專尚定武競相傳刻遂爲所掩
董思翁始爲發之名遂大噪崇正間縣令張俊英者北
之鄙人也惡上官索取之煩遂碎其石於是世間傳本
漸少去年石林江丈自維揚來攜一本自隨以較新榻

鋒勢不殊而一枯一腴精神迥別真思古齋第一搨也
後有董其昌印當卽是思翁所藏容臺集所謂余家藏
宋搨思古齋帖者是也余苦愛之遂從江丈乞得而以
新搨傳其後江丈名之祥字文山號石林歙州人今之
古人也

宋游丞相藏蘭亭三種

此三種南宋游丞相所藏丞相名侶字景仁藏蘭亭凡
百種余在京師時曾見二十餘種此其三也一摹定武
一摹褚本一集蘭亭字每卷前後各以雜色縑裝之上

有晉府大小印記蓋有明時曾入晉府者其趙氏孟林
印則當時裝潢款也

余所見游丞相蘭亭每卷之尾皆有題記唯此三卷失
之而以韋奧宗所集百五十三字本居前兩卷之間題
云前一本眉州寄居趙使君所刻後一本帶御器械章
君所刻章乃太府卿璞之子顯仁后家也據此則此兩
卷之所以無題記實緣互見非關脫失至末一集則竟
失題記不可考矣

河南摹本所見致多正以縱逸太過所以畧隔定本一

塵此卷縱逸中有肅括意與定武本正在伯仲之間信是南宋佳刻

集聖教字蘭亭

此南宋集聖教本西溟前輩目爲褚摹非也刻法與西溟所藏第二本正同然別是一石西溟以爲卽是其所藏亦非也余以雍正丙午三月獲于京師行與所藏五宋本合裝以爲蘭亭勝觀

竹雲題跋卷一終

番禺孟鴻光校

竹雲題跋卷二

金壇王澍虛舟著
若上錢人龍壽泉訂

王右軍十七帖

唐摹硬黃十七帖前明神廟時藏臨邑邢太僕子愿家子愿手自鈎摹刻石來禽館爲天下十七帖第一比之世俗流傳本少一十五行蓋脫失也此宋搨全本爲錫山秦氏所摹不唯與世俗流傳本天地懸隔并與唐摹亦微不同如吳之爲芝養之爲羸不之爲小樓之爲楷

筆法全異余見十七帖不下百數來禽館刻本外唯此
爲最爰取耻菴王孫所贈白宋牋精摹一本流示子孫
十七帖多言蜀中事自昔相傳爲與蜀郡太守書董思
白云淳化第八卷有周益州送此邛竹杖帖十七帖中
亦有去夏足下所致邛竹杖皆至帖則知此蓋與周益
州者益州名撫字道和穆帝永和三年桓温攻成都李
勢降以撫爲益州刺史益州平封建成公在官十年卒
則知此廿許帖多與益州書雖未必盡然要之與益州
者居半也又世傳右軍帖多弔信語此卷唯有老婦疾

篤等一二帖餘皆無之昭陵當時收右軍帖最多每以
丈有二尺爲卷因類其談蜀事者爲一卷而以他帖詞
語蘊藉者足成之遂爲右軍烜赫有名之書以卷首有
十七字故名十七帖非數止十七也
淳化帖右軍凡三卷僞作十居三四元章辨別淄澠較
若鳧雁固緣識力之精然孔子七十從心不踰陽貨雖
貌似然苟非匡人未有一望立辨者右軍雖鳳翥鸞
翔實則左規右矩唐文皇所謂烟霏霧結狀欲斷而還
連鳳翥龍蟠跡似奇而反正者於十七帖便可見之來

者但以此爲之準繩稱量淳化卽真偽可一見而決何
事一波一磔研同索異始標定力乎

草書如何守正圓中規方中矩如何盡變無員而不矩
無方而不規如何用力從規矩入從規矩出如何盡變
一步不離步步縱舍至於能縱舍斯謂從心不踰右軍
化不可爲其底蘊不過些子顛素只此些子差所以永
墮異趣

王右軍王略帖

東觀餘論云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温破姚襄于伊

水遂入洛時將以謝尚鎮之屬病不行此帖所敘桓公
摧敗羌賊及喜仁祖小差正當時事也時逸少去會稽
內史已歲餘方遯跡山水間宜不復以世務經懷而此
書乃歎宣武之威略悲舊都之始平憂國悲時志猶不
息蓋素心如此惜其一憤遠去使才猷弗光于世獨區
區遺翰見寶後人覽之深爲興歎長睿此跋深得右軍
之心無復加矣

董氏戲鴻所刻右軍書多據曹之格寶晉帖入石此帖
亦本曹氏而米老標題既有異同帖後楊少師等題識

又俱脫去今年秋余到維揚從涂氏借得寶晉本細意
臨摹收之積書巖帖中以補戲鴻之闕
此右軍真蹟米老據船欲墮乞得于韓持國者也既自
爲之贊又請諸同志者交爲之贊一贊不已且再三贊
之又特自書其後其珍重愛玩之意纏綿切至可見矣
世俗刻本但存米贊劉涇黃誥等贊皆無之不知後五
贊亦米老書也康熙乙丑館於毘陵從市上得宋搨全
本驚喜之至不殊米老得右軍真蹟時常爲友朋臨之
忽已二十年計所臨者不可勝數未知與此優劣何如

也

唐僧懷仁集王右軍書聖教序

右良常王氏秘玩聖教序有明內府故物天下行書第
二吾家法書第一嘉靖間初歸顧汝和中舍有文五峰
兩跋繼歸王酉室吏部有文待詔唐解元等跋明季爲
孟津王覺斯所收後歸卞令之少司寇司寇歿家業中
落遂爲吾友夏光祿金輅所得康熙後壬寅秋八月光
祿病持以質藥遂以白金百二十銖易之碑凡一千九
百有三字剝蝕者七微損者六搨時模糊及標工剪損

介雲思足卷二
余以金筆補之者又七凡二十字餘皆完好無闕贊曰
右軍爲書凌今轢古聖教一出劇跡咸聚仰配蘭亭有
目共覩維此宋本聖教之冠幽光油然生香不斷數千
百年神明呵護以及于余罔有塵污亦願寸靈默持此
帖授受得所永絕灰劫卽如僕身享此帖焉千萬斯年
宣和書譜載懷仁書二聖教居首題語云聖教序有二
本一褚遂良書一則僧懷仁集羲之諸行字所成也二
本皆爲後學宗楷學羲之書者必自懷仁始黃長睿東
觀餘論云書苑言唐文皇製聖教序時都城諸釋詒宏

福寺懷仁集右軍行書勒石累年方就右軍劇跡咸萃
其中今觀碑中字與右軍遺帖所有者纖微克肖書苑
之說信然然近世翰林侍書輩多學此碑學弗能至了
無高韻因是目其書爲院體由唐吳通微昆弟已有斯
目故今士大夫玩此者少然學弗能至者自俗耳碑中
字未嘗俗也二書之推重如此自唐以來士林甚重此
碑匪直興福寺隆闡法師等碑爲顯效其體卽李北海
張司直蘇武功亦皆從此奪胎自有院體之目於是光
焰遂殺以故宋元以來黃米諸巨手皆弗道及獨宣和

書譜黃長睿始爲吐氣耳至有明宏正間士大夫始復重此碑購求一本往往傾囊倒篋以爲難得雖已斷者購之猶數十金蓋至於今又二百餘年而聖教石刻遂至斷闕剝蝕幾於無字可尋矣此本榻法精良古香滿紙字畫芒鍛纖毫畢具自余在京時十餘年所見宋榻聖教凡百十本未有及此者信聖教中絕品也按劉軻大遍覺法師碑元奘俗姓陳氏河南緱氏人年十三出家於洛隋季依高祖於晉陽貞觀三年往遊西域得大乘等經六百五十七部十九年還京師勅就宏福寺翻

譯二十年進所翻經表請題序成於慶福殿令宏文館學士上官儀對羣僚讀之二十二年夏高宗又御製述聖記十二月始自內出高宗咸亨三年建碑自貞觀廿二年至咸亨三年凡歷二十五年搜羅移榻不知費幾許工夫幾許心力乃得完正其前唯定武蘭亭文皇所刻自大內者淵渾肅穆風力少勝其他一切右軍石刻無與匹者蓋當時右軍墨蹟盡歸內府收藏旣富摹榻復工冠冕藝林模楷百代有以也
懷仁集聖教以蘭亭爲主而輔以官奴其餘增損裁成

介亭題跋卷二
六
悉以爲準故一一中規中矩爲千古行書之宗董宗伯
據舍利塔碑款有習右軍書之語以爲集之爲習正合
定爲懷仁自運竊謂懷仁若果能作如此書便當遠出
歐褚諸公上不應寂寂無聞乃觀戲鴻所刻懷仁書兩
種筆弱韻微比于聖教譬若珉珠之於美玉不可同年
而語矣又况碑中字有相同者有合成者有拆開者非
出鈎摹必不能纖微惟肖如此評者遂謂焉得如許劇
跡咸萃其中不知右軍之在唐初猶文董之於今日雖
集十聖教亦無不足若以今日觀右軍論故宜爾矣

聖教序不知斷自何時僕在京師嘗于閩中許氏借觀
趙文敏臨本凡斷處字皆闕則知自元以前蓋已斷矣
斷者不足言其未斷者的爲宋搨無疑也余見未斷本
以百數唯高平楊氏靜海高氏北平胡氏吳門繆氏所
藏鋸鍛宛然足爲聖教甲觀然比之此本則如珉珠之
於美玉矣右軍書登無上神品聖教序爲右軍書中無
上神品此搨又聖教中無上神品余家藏古搨三十餘
種以此爲長行則隨行倦則作枕從我所好玩而老焉
平生志願足矣

款稱奉勅潤色乃潤色經文非潤色其字也當時既勅元奘就宏福寺翻譯遂下詔令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甫杜正倫看閱隨事潤色蓋恐譯經時文義或有未安故特勅于志寧等潤色之唐代事佛最謹佛典特爲矜重故宰相必帶譯經潤色使銜至宋初猶因之未改盲人不解此義遂謂右軍書法一壞於懷仁之鈎摹二壞于于志寧等之潤色豈不可笑

集右軍書爲碑者自唐以來不可一二數若吳文斷碑絳州夫子廟碑周孝侯碑皆絕有名於時唯吳文碑風力道雋爲不失右軍手意餘者皆不足觀然吳碑雖摹榻至精而嚴謹有餘風度不足比於聖教則氣象之大小相懸千里矣當時去右軍未遠真蹟捆萃極于天府又得懷仁妙手積二十餘年之工宜其直入神解足稱右軍嫡嗣下此相去滋遠但從石本摹取輾轉移榻愈遠而愈失真矣

郭允伯稱聖教謂較定武蘭亭相去千里不免推許太

過定武瘦不贅骨肥不贅肉和明肅括無美不臻爲右
軍石刻第一聖教風神朗暢過於定武然所以不及定
武者正在此矣此中消息未可明言非心解人未易窺
此秘者至于南宋蘭亭諸刻以及淳化大觀方之聖教
譬猶高曾之視子孫尊卑濶絕不敢仰視矣

定武蘭亭因山谷老人一語遂自宋至今珍逾拱璧聖
教以有院體之目終宋之世無齒及者然定武名重當
時至萬方瓊蠟千手覆刻了乏形似當南宋時石已毀
廢不可究詰聖教序至今歸然猶在關中天假院體一

語爲千載留神蹟嘉惠後學洵不可謂不幸然自明以
來槌擊之聲晝夜不絕行且剝落殆盡爲今日之定武
蘭亭矣慨念神蹟日湮得此墨王焉敢不倍加珍重
蘭亭覆刻南宋以來多至數千聖教纔數十種耳然蘭
亭雖轉相摹仿數百年來人皆珍之獨聖教覆本了乏
勝趣良由蘭亭千載矜重摹刻時不敢苟且故至今無
下榻聖教則唯賈人率意重刻爲衣食資旣乏勝情又
鮮妙手所以筆趣頓置了不足觀又蘭亭定武本存於
世者絕少但得舊榻便交相矜尙聖教宋本往往多在

人間雖有佳刻亦不爲重况刻又不佳乎

聖教真僞至難辨鑒賞家多以深字水傍作兩啄者目爲原本然吾見覆本多矣其水傍作兩啄者亦不少以此定真僞究不足據惟佛道崇虛道字首二筆中斷遍檢覆刻皆絕無有以此爲定百無一失要之此亦只爲初學者立法耳看得熟時便一展卷如別黑白正不俟研同索異始能識別也

往在京時客有持宋經生書聖教序來者未有聖教後記載有元奘求序表謝序表及文皇兩手勅其序元奘

顛末與劉軻所撰大遍覺法師碑不異輒命蔣生師淵錄之已而又謂師淵若以此仿懷仁之集右軍書以麗聖教之後亦足爲翰墨一奇師淵于是博搜遍考竭兩月移榻之力乃就時余方患赤眼連綿數載未得臨寫及眼病少已而余改官吏部朝夕承事乾清門又不暇于爲然輒以筆硯攜入官署但有一隙便精意作數十字積力久之乃以成冊攜之而南過淮陰程生蕁江荔江以爲得未曾有遂爲余勒石而攫墨本以去還念前勞不忍遽舍附記于後要之亦一段勝事矣

个雲墨蹟卷二
一
蠶蠟之法宋時最精往見儼齋大司農家所藏大觀帖
數本墨光如鑑古香滿紙歎爲帖中墨王唯余此本足
相妃匹屈指平生所見宋榻古帖不下千種皆無有及
此者曩年刻得米老西園雅集記自以宣德鏡光賤小
華山人龍柱墨窮日之力蠶蠟六十餘次自意致精及
較此榻尙覺墨色淺淡卽其他更不足論已

舊史元奘傳元奘年五十六以顯慶六年卒顯慶六年
卽龍朔元年也由龍朔元年上推五十六當生于隋煬
帝大業二年劉軻三藏法師塔銘則云元奘十三出家

顯慶五年二月五日卒年六十九由顯慶五年上推六
十九當生于隋文帝開皇十二年以仁壽四年出家唐
高祖武德元年乃從高祖於晉陽太宗貞觀三年自請
於帝往遊西域於時年三十八歷十七年以貞觀十九
年還京師年五十四又十五年當高宗顯慶五年年六
十九卒於故玉華宮肅成院其徒令檢以三藏傳記請
爲塔銘比於史書故當無誤可據若據史書五十六年
之語則十三出家當在高祖武德元年與其所稱大業
末出家者自相矛盾矣文皇之序降於貞觀廿二年八

竹雲題跋卷二
月文皇以是年二月幸玉華宮十月乃還則此序自玉華宮出也又塔銘稱天皇大帝居春宮以廿二年夏六月製述聖記則亦當以八月同降自玉華宮故於述聖記之末總而記之曰貞觀廿二年八月三日內出也又本傳顯慶元年奉勅潤色經文者凡六人碑只五人無杜正倫本傳又有助加翻譯三人碑亦無之當由史誤序記雖皆有總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之語然當貞觀時所翻經論尙未就惟西域記十二卷先成文皇及高宗先作記序賜之顯慶初乃更令于

志寧等詳加潤色踵而成之耳翻經潤色皆由奉勅集書則懷仁所自爲故自貞觀廿二年至咸亨三年歷二十五年乃成不稱奉勅也後記不知出自何人手蓋亦唐人所作宋經生所書余以康熙六十年見自京師中有元奘求序表謝序表及文皇兩勅皆世所未有因屬蔣生師淵仿懷仁例集右軍書經年乃就及余司封吏部官居多暇乃臨一本以之而南過淮陰程生蕁江取以勒石乃更臨一本藏之

王右軍快雪帖

右軍快雪帖米老所收與趙魏公所跋各是一本雖字跡相同要之定非一帖不獨趙本下有君倩二字爲可證其非是也又董思白言快雪帖相傳爲右軍正書此在真行之間米亦有此論則快雪帖已有三本矣果據何者是乎正書舊有以霜寒帖誤作快雪之語可不復論米趙兩本必有唐人雙鈎一本以其廓填精妙不可辨識故米趙二公據以爲真耳

王右軍裏鮓帖

裏鮓帖乃右軍晚年書筆力沉勁獨最他帖故薛紹彭

贊有右軍爲書暮年更妙裏鮓一出衆帖咸少之語真跡在北平孫少宰承澤家刻石知止閣又雍正二年承事乾清門竹齋佟太保示余趙文敏所臨三本一款子昂二款松雪道人三帖皆精妙幾可奪真遂發興以孫氏所刻真跡臨得一紙以趙本臨得三紙三年夏京師霖雨公事畢一步不能出雜取舊紙以意書之聊用破悶凡二百許紙四年南還於揚州涂氏借觀寶晉宋本後刻薛紹彭贊及米元章札極精妙又臨一紙余於裏鮓帖愛之深而學之篤如此旣自笑而行自喜也

帖凡一十八字致君上玩其筆法當是今字朱竹垞釋
作一一作一十九字誤也十八字凡五句裏鮓味佳句
今致君句所須可示句勿難句當以語虞令句言裏鮓
味致佳今以致君若復須此可更示我勿欲之而不言
也難當如念斯難之難去聲當以語虞令者言不特我
致君并當以語上虞令亦致君也古人短札古雅簡到
乃如此若出今人手不知費如許紙筆矣

王大令洛神十三行

此梁谿安氏所藏唐摹墨蹟邵曾訓別以油箋摹得一

紙余從京師見之離方遜圓不守繩墨而自作勝槩全
得襖序妙處定從子敬真本勾取得之唐人爲法度所
窘不能及也或者目爲褚公所臨褚公天材超越其摹
襖序可謂具體而微及其自運則但有右軍之一體爾
此本變化詭異意在法外謂褚公所摹則可謂褚公所
臨則不可十三行傳本不一要未有能及此者此有天
工正未可以人力爭也今安氏真本久已失去余僅從
邵本摹之

王大令論謝太傅表

大令此表世罕傳本唯卞司寇所刻帖中有之當時唐榻本在其家曾於京師瞥得一見忽便持去心甚恨之今對刻帖追摹一本亦略得其意

王大令桓山殘碑

大令桓山碑止存六字潘駙馬跋以爲桓溫破姚襄是也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八月桓溫破姚襄於伊水遂至洛時晉偏安江左桓溫此舉中原有克復之機功莫大焉樹碑頌之固其宜

索靖月儀章

李嗣真曰靖有月儀三章觀其趣尙大爲遒竦米元章謂月儀不能佳只唐人耳無晉人氣格董廣川所得十章稱其筆畫勁密他人不能睥睨殆唐人臨寫近似黃長睿亦以月儀爲贗物余竊以月儀爲幼安真蹟者固非以爲唐人書者亦過觀其文字卑靡殆齊梁間人所爲卽其書雖乏晉人澹古風韻亦無唐人方幅氣習亦應出齊梁間人手余曾見齊梁碑刻數十種筆法峭勁形貌雖不同精神正與此合以其近似靖書故目以爲靖耳

楊義和內景經

右臨本晉楊義字義和黃素黃庭真跡曩爲吳郡韓敬堂宗伯所藏吾家損菴先生借摹入鬱岡帖康熙丙申三月余得自京師辛丑五月以贈吾友江西裘魯青者也按陶隱居真誥翼真檢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太歲甲子紫虛元君上真司命南岳魏夫人下降丹陽句曲山以上清真經授弟子瑯琊王司徒公府舍人楊義使作隸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句容許穆并弟三息上計掾翽二許又更起寫脩行得道宋徽宗題爲王羲之書黃

長睿東觀餘論云逸少以晉穆帝昇平五年卒是在歲之辛酉後二年爲哀帝興寧二年甲子始降黃庭於世安得逸少豫書之故米芾以爲六朝人書趙孟頫直目爲楊義書吾家損菴亦云若非楊君始寫之本卽是許掾重書然究不能定爲何氏之作按真誥云三君手跡楊書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細大較雖祖效郗法筆力規矩並於二王掾書乃學楊而字體勁利偏善寫經長史章草乃能而正書古拙故不寫經也今此經字體閒曠飄飄有仙氣與二許勁利古拙者不合隱居所謂不

古不今乃正得之定當為義和書述書賦稱其方園白
我結構遺名如舟楫之不繫混寵辱以若驚故董其昌
大書正名曰晉上清真人楊羲字義和書以神仙之跡
不繫時代直置右軍之前推重可謂至矣獨惜其未勒
全文耳曩真跡在余處時曾囑蔣生師淵摹一本今以
摹本追擬真跡臨之知褚登善書法淵源於此大是有
會爾

梁瘞鶴銘圖

以今現存字圖之

江陰真宰

丹陽外仙尉

峯山真君

真侶瘞爾

洪流前固重

唯髣髴事亦微

相此胎禽

山之下仙家

未遂吾羽

爽塏勢掩華亭爰集

厥土唯寧波蕩

華表留

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也乃以元黃

朱

董廣川書跋載南陽張魯字子厚所記瘞鶴銘計其完書蓋九行行之全者率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預焉余按既首尾不預則敘三行銘四行僅七行耳九字蓋誤今如張所記以二十五字為準第一行闕二十字第二行闕一十六字第三行末原文短二字僅闕九字第四行闕一十七字第五行闕一十三字第六行闕一十六字第七行原文六字今存四字僅闕二字總計存字八十闕字八十有九共一百六十有九字要之此亦只按其

位次約畧計之當時就石書銘字之疎密蓋不可知究未可據以為定也

瘞鶴銘考

瘞鶴銘舊在焦山西南觀音庵下濱海崩崖亂石間春夏水漲石沒不可搨秋冬水落始可摹取康熙壬辰冬陳滄洲使君閒居京口徙置山上千年古跡久淹於蛟宮鼉穴者一旦復出人間然存字無幾又前人考證亦復互有同異今以出水所存字為準其已經剝蝕轉相傳疑者各以次具列疑以存疑蓋其慎也

文左行題名一行誤書名號一行序三行銘四行後款
三行凡一十二行原文就崖書石故其行之疎密字之
多寡大小俱不整齊又歲久磨滅不可知其字數宋邵
資政以來諸公以意考證次爲全文究竟是是非莫辨皆
所謂不知而作吾無取也

原石凡四出左第一出二行全字四半字二中上一出
六行全字二十五半字四中下一出三行全字十六半
字一右一出三行全字十一半字二原刻凡六十有五
字左下一出宋人補刻三行全字十四半字一凡一十

五字今共存全字七十半字十凡八十字第一行前人
考次大書瘞鶴銘三字稍偏左旁註有序二字凡五字
張力臣本鶴字猶存今全闕

第二行前人考次華陽真逸誤上皇山樵書凡十字分
兩截低四五字書張力臣本猶存誤字上皇字今唯上
字全皇字存上半

序三行前人考次互有同異不可定其字數第一行金
山經度本鶴壽不知其紀下闕一字邵資政張子厚本
壬辰歲得於華下闕一字張力臣本上半原刻猶存歲

得於華四字下半宋人補刻猶存亭甲午歲化于朱方
天其十字今本上四字華字未闕下十字止存一朱字
第二行邵資政張子厚本未遂吾翔下闕一字奚奪下
闕一字金山經度本奚奪下有餘仙鶴三字張力臣本
中上石猶存未遂吾翔四字下半宋人補刻猶存之處
也乃裏以元黃之幣藏于茲十三字今本上四字翔字
不全下十三字止存也乃以元黃五字第三行邵資政
張子厚本仙家無下闕四字輟耕錄作仙家無隱金山
經度本并無仙家二字竟作故立石旌事今仙家二字

現存經度本誤又邵資政張子厚本我下竹頭字不全
下邵作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張作旌其事今旌事篆
銘四字現存張本誤張力臣本中上石猶存山之下仙
家五字下半宋人補刻猶存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
曰十一字今本上五字如舊下少故立二字僅存九字
耳

銘四行前人考次異同尤多不可究詰金山經度本更
顛倒錯亂不足論第一行相此胎禽四字現存邵資政
本作相彼胎禽誤又邵資政張子厚本浮邱下闕二字

言爾下闕五字去鼓下闕一字表留下闕二字輟耕錄
浮邱著經下作迺徵前事我傳爾銘余欲無言爾其藏
靈陳氏玉烟堂本作迺徵前事出於上真余欲無言紀
爾歲辰俱不足據張力臣本中上石猶存相此胎禽浮
邱六字下半猶存華表留形義五字今本上半止有五
字無邱字下半華字不全止存留表二字第二行邵資
政張子厚本解化下闕五字厂字不全下又闕五字張
本作闕一字微冥下邵張本俱有爾將何之解化六字
輟耕錄竟作解化唯寧今唯寧上厥土字現存輟耕錄

誤金山經度本微冥下有西竹法里宰耳歲辰鳴語解
化浮邱去莘左取曹國右割荆門六句不唯臆造無據
并與原石地位多寡亦迥不相符而張力臣以左取曹
國四字補右割荆門上汪退谷以西竹法里四字補厥
土唯寧上皆屬臆造不足據張力臣本中上石猶存唯
髣髴事亦微六字下半猶存厥土唯寧後蕩六字今本
上半微字不全餘如舊第三行石本洪流二字現存邵
資政作洪波誤局石下邵張本俱作五字不全又闕八
字金山經度本作我欲無言爾也何明輟耕錄作右割

荆門歷下華亭皆不足據玉烟堂本作未下華亭亦無
考今石本華亭上爽塏勢掩四字現存知邵張諸本之
皆誤也汪退谷以左取曹國右割荆門山陰爽塏十二
字爲原石定位亦是臆說輟耕錄以爰集作奚集乃筆
誤不足辨張力臣本中上石猶存洪流前固重五字下
半猶存爽塏勢掩華亭爰集八字今本上半存洪流前
固四字重字不全下半如舊第四行邵資政張子厚本
瘞爾下闕兩字注云或但止於此未可知金山經度輟
耕錄諸本皆有作銘二字按文義此當是至經度本作

銘下有宜直視之唯將進寧二句荒謬尤甚張力臣本
止存真侶瘞爾四字耳爾字不全今本同

後款邵資政張子厚本止丹陽真宰四字注不知其次
今石三行現存第一行首二字不全下存徵君二字第
二行丹陽外仙尉五字第三行江陰真宰四字皆全則
知邵張皆憑搨本流傳未嘗親見石刻故不知其次至
金山經度以仙作儼真宰下多立石二字陳本因之而
於峯山徵君上作上皇山樵人逸少書八字尤謬妄可
笑蓋緣澗州圖經以爲王右軍書故妄意增入耳

黃山谷以瘞鶴銘爲右軍書其書遺教經後云頃見京
口斷崖中瘞鶴銘大字右軍書其勝處乃不可名貌又
云瘞鶴銘斷爲右軍書使人不疑歐薛顏柳書最爲端
勁然纔得瘞鶴銘髣髴唯魯公宋開府碑瘦健清拔在
四五間蘇子美詩亦有山陰不見換鶯經京口新傳瘞
鶴銘之句皆以此爲右軍書唯黃長睿東觀餘論云王
逸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九至穆帝
昇平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逸少方三
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四十九始去會稽而閒居

不應三十二年已自稱真逸董廣川亦云其時未嘗至
朱方華陽又非其郡邑所望不得以此爲稱以是考之
此銘決非右軍書明矣

歐陽永叔初謂此銘是顧况書云華陽真逸乃顧况道
號銘其所自作又云不敢遂以爲况以碑無年月不知
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董廣川云顧况卒于貞
元末當元和七年爲壬辰九年爲甲午良已不及若上
推壬辰爲天寶十一載况尙兒稚其號華陽子蓋自貞
元以後皆不合於此余于崖上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

已刻銘後則銘之刻非顧况時可知據此則歐陽以爲顧况者決非也

黃長睿斷然以此銘爲陶隱居書云審定文格殊類陶宏景陶宏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日真逸者蓋其別號又其著真誥但云己卯而不著年名其他書亦爾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名此又可證壬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隱居以天監七年東遊海嶽權駐會稽永嘉十一年始還茅山十四年乙未歲其弟子周子良仙去爲之作傳則十一年十三年正在華

陽矣馬子嚴陶九成皆以長睿之說爲然然余按前款云華陽真逸誤上皇山樵書則隱居乃誤文之人不得遽以爲隱居所書又可知矣

汪退谷中允云書誤姓氏本無可考旣非右軍亦非宏景卽華陽真逸與華陽隱居偶同道號亦祇可懸擬爲宏景之文不當直定爲宏景之書其書者固自稱爲上皇山樵何從知其姓氏而一時道流皆各自別銜如真宰仙尉徵君卽銘辭所謂真侶是也諸君並高世慕道匿跡逃名更安可強指其人退谷此論信可謂老眼無

花直舉數百載聚訟一筆掃盡當時此銘就石作書行之疎密字之大小且不能齊一卽其爲書未必匠意可知又石理麓頑刻時恐未能盡善兼之千載以來水泐石泐不免鋒頽頽禿非復當時舊觀自歐陽公黃山谷盛稱之于是鶴銘聲價比於蘭亭遂至諸家刻舟求劍殆同聚訟竊謂此銘當時既不著年號又不列姓名深自晦匿不欲稍見蓋不唯處亂世之末流匿跡逃名唯恐不密而諸君之高世慕道鴻飛冥冥其所矜尙蓋已可知又安從得其姓氏卽果得之亦迥非諸公之志况

百千聚訟究屬茫昧竟不如疑以傳疑猶爲得其本來也至其書法雖已剝蝕然蕭疎淡遠固是神仙之跡退谷所謂字體寬綽具古隸鋒稜雖刻精光瑩者分兩正得或者推許太過竟謂筆法之妙可爲書家冠冕殆過也黃長睿言石頑難刻且爲水泐故字無鋒穎若掘筆書者然昧者從而仿之深可一笑可謂知言者矣

此銘舊在焦山下崖江流亂石間非俟霜降水涸布席仰卧卽不可搨故人間難得近日滄洲使君拽致山上搨之爲易然正恐自此以後無鶴銘矣滄洲爲功於鶴

不寧是與卷二
三
銘甚大其爲害於鶴銘亦復不小余恐其非久卽毀以
雍正六年秋七月特遣從事孫龍往焦山搨一本并滄
洲新刻石亦搨以來行將手自裝界書跋于後以垂永
久銘後題識唐有王瓚詩宋陸放翁題名瓚詩在銘側
小石放翁題在未至銘數十步崖上皆未及搨他日舟
至焦山定當手自搨之又潤城蔣亦庵于北固得米老
題字云仲宣法芝米芾元祐辛未孟夏觀山樵書凡十
有六字亦左行字類鶴銘乃從來未有者老友蔣拙存
以一紙贈余特附列銘後以爲絕觀

